PL
2463
Z7C46
1771
v.9

LIBRARY

[redacted]

四書考輯要卷十六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孟子

滕文公上

世子 天子之子爲太子。諸侯之子爲世子。

禮記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消融其邪慝之心 禮所以修外也。陶成其恭敬之儀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悅也。恭敬而溫文。【又】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能分其教。而德成也。師也者教

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成䁐 齊人。姓成。名䁐。齊景公之武臣也。

公明儀 魯南武城人。今山東費縣。子張門人。甚尊其師。又曰。曾子弟子。

禮記祭義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 先父母之意。 承志 順父母之志。 諭父母於道。 使父母順於道。 參直養者也 專知口體養其親。 安能爲孝乎。

又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 相禮之意。 褚幕 覆棺之物。其形似幕。大夫以上。覆棺以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爲褚。不爲幄。但似幕形。 丹質。 以紅質之布爲之。 蟻角於四隅。 於褚之四角。畫蟻形交結往來。 殷士也。 以上

懥音彘

爲殷禮士葬飾也。〔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啟顙於孔子。孔子曰。拜拜賓。而後啟顙。以頭觸地。哀痛之至。頹乎其順也。先加敬於人。而後盡哀於己。爲得其序。啟顙而後拜頎乎惻隱之發。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書曰若藥不瞑眩

〔書〕説命上篇。殷高宗求傳説於版築之野。爰立作相而命之。若藥弗孟子作不。瞑眩服藥而中多瞑亂。厥疾弗孟子作不。瘳。愈也。喻臣言不苦口。則君心之非弗能格。孟子引此二語。以勉滕文公毋安於卑弱以致不能去惡爲善也。與書意異。若跣跣行。弗視地。厥足用傷。喻臣不盡心匡輔。猶行無所見以致傷。

滕定公文公父也。卒諡曰定。

然友（滕大夫。文公之師傅也。）

飦粥之食

禮記（三年問）三年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則也。）也。斬衰苴（竹杖）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服以三年為定制也）豈不送死有已。（送既塟之親。情有所止。）復生有節（孝子盡生人之道。亦有節而不可過）也哉

（又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士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家臣。）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

凷音塊

禫音袒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五月居廬

春秋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中國皆同軌轍者。）畢至。（中國廣大。來祭者衆。）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以草夾幛）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廬外以帷幛之如宮牆。）大夫士禫之。（袒露不施帷幛）

詩云晝爾于茅

〔詩〕（豳風七月之篇。周公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教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其七章曰。）九月

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先種後熟。穋。後種先熟。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納於場者。無所不備。上入執宮功。稼穡既登。可以上入都邑。執治宮室之事。晝爾于茅。往取茅。宵爾索綯。以茅絞成索。亟其乘屋。升屋治其嘑漏。其始來歲之始。播百穀。賦也。此章言民急於農事如此。以見憂勤艱難之意。孟子引詩卽民之不肯自緩其事。愈見人君之不可緩視民事也。

貢助徹詳見論語徹條。及前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條。

〔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物色其土之所宜。授地職。定其地之貢賦。而待其政令。凡任地。國宅無征。指公廨宮室也。園廛二十而一。園少利。廛無穀。故其稅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近郊役多。故稅輕。遠郊役少。故稅重。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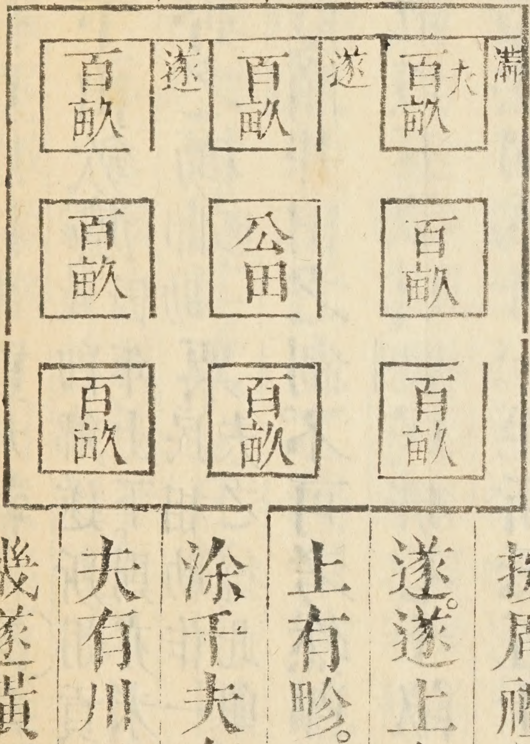
〔又閭師〕凡

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又〕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此卽鄉遂所用貢法。斂法因年上下。則亦未嘗拘也。〔又〕旅師掌聚野之耡也。卽助。衆民相助作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此卽周之助法也。

按夏商井田之制不可考。然卽孟子謂夏民耕五十畝以五畝貢。殷民耕七十畝以七畝助。是與周人徹法同爲什一。至所云五十七十百畝。非夏殷可耕之地少。而周則可耕之地多。亦非古者民用度簡。故田少而亦足。後世繁文多而用度廣。故田制加增。且同此地畝。易代而變制。紛更亦殊煩擾。蔡邕云。夏尺十寸。殷尺九寸。周尺八寸。其多寡蓋

因尺之大小步之廣狹而殊已無疑義鄉遂用貢法以其地不畫一故令自貢其稅都鄙用助法則以井田之制行之自地言之則爲九一自物言之則爲什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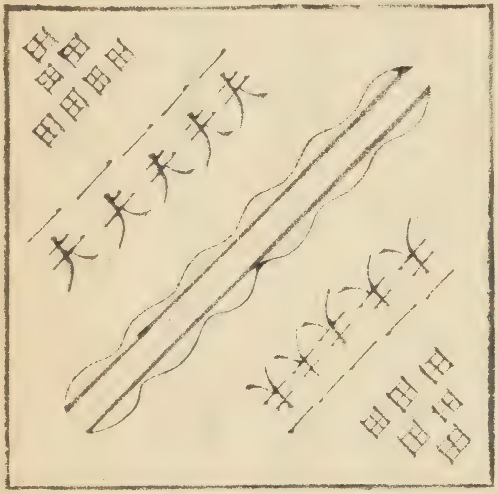
都鄙用助溝塗界圖



按周禮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遂横而溝縱也推之一

成一同均可類見至公田之中。殷制七十畝。取十四畝爲民廬舍。周制百畝。取二十畝爲民廬舍。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也。

鄉遂用貢溝塗界圖



按鄉遂每夫受田。隨勢區畫。疊田盈縮則其間溝塗又有高下廣狹之不同。不能如都鄙之整齊畫一。是以稅法亦自各異。

龍子 名穆。一稱龍叔。集註謂古賢人。或謂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孫戍相友善。則龍子亦周人也。

列子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諾。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毁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以家事攖心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言中懐淡泊。不可與世俗相往來。以此爲疾也。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

渰音硯　穉音遲　穧音濟

之心矣。以聖智爲疾者。非吾淺術所能已也。言其龍辱不驚正所以爲聖智也。乃以爲疾。豈方術所能愈乎。蓋龍子亦老莊之流亞也。

詩云雨我公田

詩小雅大田之篇。上篇甫田之詩。乃公卿有田祿者言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頌美其上。以答上意。故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爲辭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也。其三章曰。有渰雲興貌。萋萋雲盛也。興雨祁祁徐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後私。乃農夫頌禱之詞。孟子引此二句。蓋取公田二字。以爲周行助法之證。彼有不獲穉嫩禾不及穫者。此有不斂穧禾不束不及斂者。彼有遺秉禾把之遺棄者。此有滯穗禾穗之滯漏者。伊寡婦之利。寡婦不能自耕。則拾此餘不以爲利。言豐稔之至也。

庠序學校　詳見前庠序條

圭田　餘夫

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士田即仕田。所謂圭田是也。又遂人凡治野以彊予任甿。甿即民也。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是所以任民也

陳氏禮書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

神農名軌。又名石年。

史記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之女爲少典妃。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今陝西寶雞縣地。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始教耕。故號神

農氏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絃之琴教人日中爲市初都陳今河南陳州府地後居曲阜今山東曲阜縣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今湖南酃縣地舊屬長沙府神農本起烈山今湖北隨州地故左氏稱烈山氏亦曰厲山氏即烈山

易繫辭下傳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使其末銳爲耜揉木使其末曲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巽木震動耒耜之象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卦象上明下動爲日中之象又借取市合之義按世譜又稱神農爲連山氏以神農作連山易義取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故以艮爲首或又謂連山乃商易也

許行姓許名行楚人

繶音億

屨

禮記曲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因長者在堂解屨不敢當階。恐防後升者。就著也屨。侍者暫退著屨將去跪而舉之。往階側跪而取屨。屏於側。亦不當階之義。鄉長者而屨。此言長者或送少者於堂下。則取屨必向長者跪而遷屨。取屨近前。俯而納屨。蹠則不能著屨。故必俯躬而納。

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重底曰舄。單底曰屨。黑舄赤繶飾屨之下緣也。黃繶青句。屨頭之飾。素屨葛屨。辨內外命夫命婦之命屨。各以命數受服之屨功屨。人功微粗者。散屨。無飾之屨蓋古人之屨。皆按服按時而異者。

陳良楚之儒者姓陳。名良

陳相　弟辛　昔楚人。學於陳良者。

耒耜　耒。手耕曲木。耜。耒端也。

周禮考工記　車人爲耒。堅地欲直庛。耒下前曲接耜者謂之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所入者深。句庛則利發。所起者頃。倨直處。句曲處。磬折。其弦處微折。謂之中地。各得其中。宜於地也。

詩周頌良耜　畟畟嚴利也。良耜。俶始也。載事也。南畝。播穀之始。以耜起土。

又載芟　有略利也。其耜。

又豳風七月　三之日三陽生之時。蓋正月也。于耜。修田器而將耕也。

禮記月令　季冬之月。命農計耦耕事。二人並耕。修耒耜。具田器。鎡基之屬。皆預備東作之事。

又祭義　昔者天子爲藉藉田。千畝。冕而朱紘。冠冕之繫。躬秉耒。躬親耕事。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

鬵音尋　甗音彦　鬴音釜　鬲音歷　觳音斛

絃躬耒耒。易繫辭下傳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釜甑

古史考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易鼎卦象曰。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詩召南采蘋于以湘烹也之。維
錡有足之釜及釜無足之釜。又檜風匪風誰能亨魚。漑之釜鬵釜屬。
周禮冬官陶人爲甗。無底甑也。實二鬴。六斗四升曰鬴。甑實二鬴
七穿。甑本有底。故必七穿。而後可用以烝物。鬲釜屬實五觳。斛也。受三斗。王氏曰。上古之時。世質民淳。所用者瓦器而已。故甗甑皆屬陶人。後世雖易之以金木。而其文大備於周。先王不忘其本。故設陶人專司其事焉。

銚音兆　鎒音耨　銍音至

㮚音栗

旊音倣

窳音庾

鐵耕

管子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詩庤乃錢鎛。

陶冶　陶人治瓦器，冶人治金器。

周禮冬官攻金之工：築為削，冶為戈戟，鳧為鐘，㮚為量，段為鎛，桃為劍。摶拍也。埴黏土。之工：陶為瓦器，旊為瓦簋。又有虞氏上陶。上古尚質，故貴陶器。呂氏春秋夏桀之臣昆吾作陶。尸子虽冶者，鑄刀戟之屬。史記五帝本紀舜陶河濱。今山西蒲州府地。河濱器皆不苦粗也窳。病也。

九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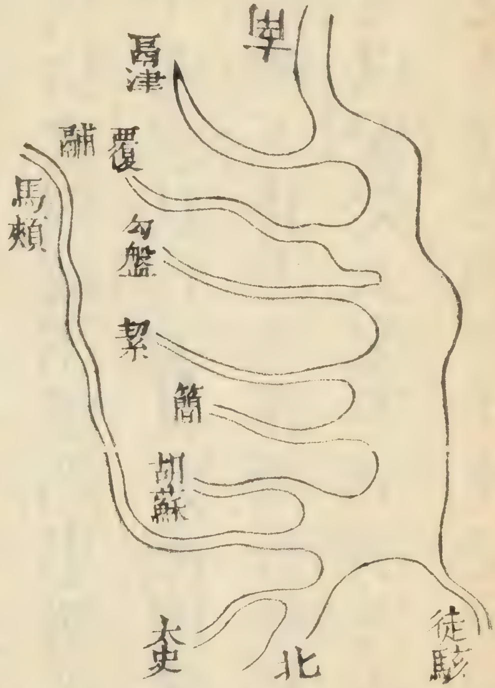
書禹貢　濟河惟兗州。九河一徒駭。在今直隸滄州西。交河縣東北。卽滹沱河。二太史。未詳其處。應在今直隸南皮縣北。三馬頰。在今山東平原縣地。卽篤馬河。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邑地。四覆鬴。在今山東德州地。又名覆釜河。五胡蘇。在今直隸寧津縣慶雲縣滄州界。六簡河。七絜河。在今直隸南皮縣地。二河相去甚近。入鉤盤。在今山東樂陵縣地。九鬲津。在今山東德州地。或謂九河水道變遷難於稽考。按禹貢夾右碣石。則河入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今兗冀無此石。而海中有碣石山。是九河故迹疑淪於海。今詳稽九河故道。應在山東德州直隸天津一帶。則亦未可盡以淪於海爲不可考也。特世代既遙。河道湮徙無常。無地里顯跡可稽耳。至蔡氏書傳。據舊說合簡絜爲一河。合河之經流爲九。要之九河勢均。且入海之道。分則宣洩愈速。亦不必定謂一爲經流。八爲支派也。既道河道順行。

又導河積石。山名。在今甘肅河州地。至於龍門。山名。在今陝西韓城縣地。南至於華陰。華山北。今陝西華陰縣東至於底柱。山名。今河南陝州地。又東

至於孟津。今河南孟縣地。東過洛汭。洛之北爲汭。今河南鞏縣地。至於大伾。山名。在今河南濬縣地。北過降水。在今山西潞安縣地。至於大陸。澤名。在今直隸鉅鹿縣。跨趙州深州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逆海逆潮而上也。入於海。

按河爲四瀆之一。其由崑崙而歷雍冀諸州。夾在兩山之間。故不能爲患。然禹之治水。必先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旁流。而使中無停積之患。蓋水性就下。其下能容而有餘。其旁易洩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不至衝决易怒。此禹之治河所以必先疏九河。而治水必先冀兗而後及雍梁也。

九河圖



按舊說合簡絜爲一河而謂極北經流爲徒駭極南經流爲鬲津如此則僅爲七河耳今按九河故道約圖於此似較明晰

濟漯

〔書禹貢〕浮於濟漯。此言兗州貢道所經。濟水。在今河南濟源縣地。漯水。河之支流。在今山東高苑縣地。達於河。

〔又〕導沇水。卽濟水。東流爲濟。入於河。至河南孟縣。入河伏流。溢滿也。爲滎。復出於河之南。爲滎水在今河南滎澤縣地。東出於

澨音逝　蠡音禮

陶丘北。今山東定陶縣地。又東至於菏。今山東菏澤縣地。又東北會於汶。今山東萊蕪縣地。又北東入於海。至今山東博興縣入海。

汝漢

廣輿記：汝水出河南汝寧府。由上蔡西平汝陽皆河南汝寧府屬地。入淮。汝水在今河南汝州地

書禹貢：嶓冢山名。在今陝西寧羌州地。導漾漢水發源於嶓冢。其名為漾。東流為漢。至陝西南鄭縣為漢水。又東為滄浪之水。在今湖北均州地。過三澨今湖北天門縣地。至於大別。山名。在今湖北漢陽府地。南入於江。在今湖北漢陽府地。東滙澤會而同流為彭蠡。湖名。在今江西九江府地。東為北江。未詳其處。入於海。至今江南通州入海。

淮泗

書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今江南鳳陽徐州淮安。山東兗州諸郡地。淮沂淮水源出今河南桐栢縣地。沂水源出今山東沂水縣地。其乂。治也。〔又〕浮于淮泗。此言徐州貢道所經。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地。達於河。同濟水至菏澤縣入河〔又〕導淮自桐栢山名。在今河南桐栢縣地。東會于泗沂。沂入於泗。泗入於淮。東入于海。至江南揚州府由河以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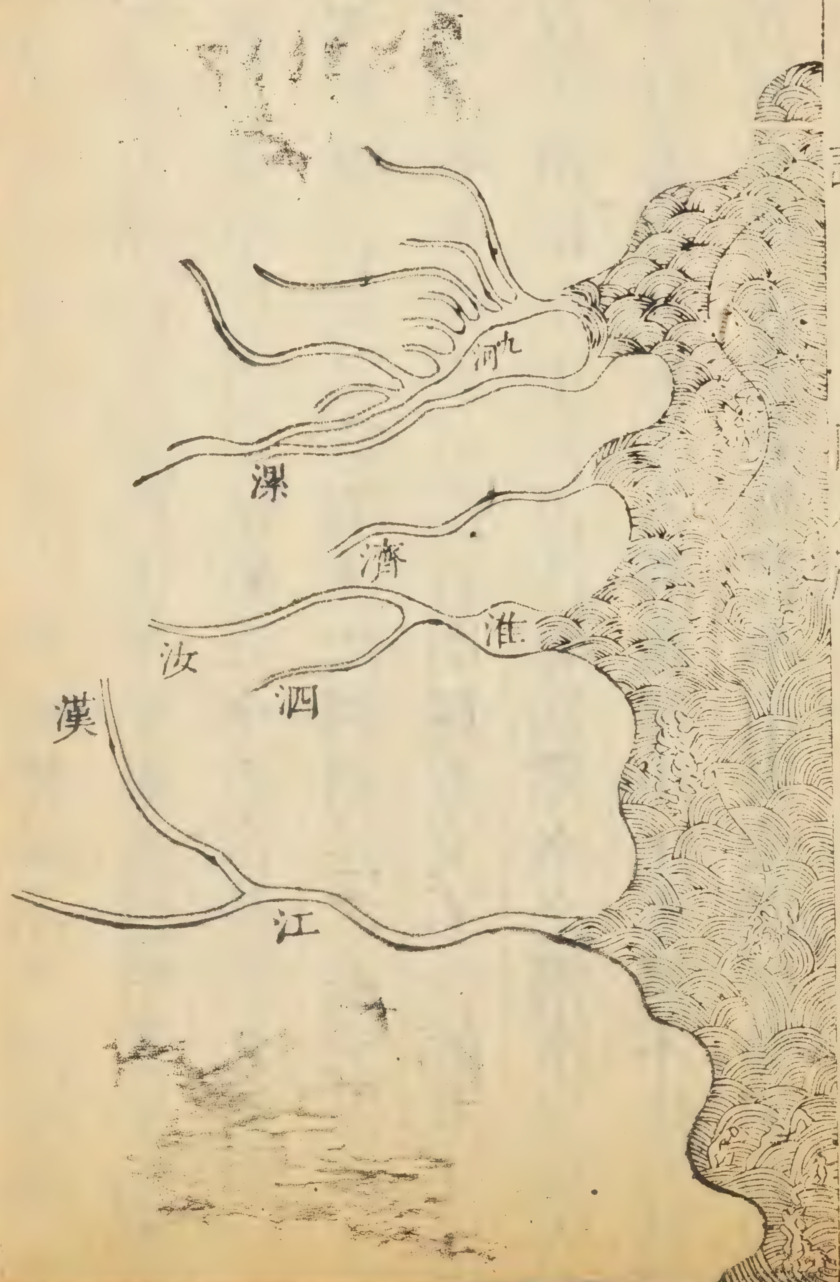
江

書禹貢荆山名。在今湖北南漳縣地。及衡陽衡山之陽。在今湖南衡山縣地。惟荆州今湖廣及廣西諸郡。江源出今四川茂州地。漢見前。朝宗于海。江漢奔趨於海。無有阻礙。若諸侯之朝天子者然。〔又〕岷山在今四川茂州。導江。東別爲沱。在今四川新繁縣地。又東至于澧。在今湖南澧州地。過九江。即洞庭湖在今湖南岳州府地

至于東陵。今湖南巴陵縣地。東迤同流。北會于滙。即滙澤之東彭蠡也。

為中江末詳。入于海。合漢水同入海。

濟漯汝漢淮泗江總圖



按集註謂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與孟子稍異。蓋當時孟子偶爾誤記耳。金仁山謂依集註水道。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作此題者。依禹貢則與本文不合。依本文則與水道相左。須提出注海爲諸水之綱。水固無有不歸海者。有獨流入海者。即注江亦無不注海。疏九河瀹濟漯。而北條之水治。決汝漢。排淮泗。而南條之水治。蓋天下之水。祇此數者。今導其流而分注江海之中。自此天地平成。中國之民可得而粒

食也。

司徒

左傳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說苑堯之時舜爲司徒漢書司馬相如傳禹爲堯司空卨爲堯司徒。

鴂博勞鳥也。應陰而動其音鴂鴂。有似南蠻之音。又名鵙。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詩小雅伐木篇此燕朋友故舊之樂也其首章曰伐木丁丁。伐木聲鳥鳴嚶嚶聲之和也。出自孟子作於幽谷遷于喬高也木詩蓋即鳥鳴求友以起興下文人之

宜求友也不重此二句。孟子引詩以見出谷遷喬者理之正。未聞下喬木。遷幽谷。如陳相之舍其素學而從許行者。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興也。言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聽亦自和平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

詩魯頌閟宮篇。魯僖修宗廟。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辭。其五章曰。公車千乘。大國之賦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公徒步卒。三萬貝水蟲有文章者。胄以貝飾胄。朱綅綫也以朱綫綴貝於胄上。烝衆也。徒增增衆也。戎狄是膺。擊也。荊即楚國。今湖廣。舒即楚之與國。今安徽廬州府舒城縣。是懲則莫我敢承。禦也。詩人鋪陳魯僖公武備之盛。聲威之遠。而下文乃致其頌禱。孟子引詩。見戎狄荊舒。皆

周公所必懲擊者而陳相乃學之乎詩本指魯僖公孟子乃以爲周公蓋斷章取義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鮐魚背。背有鮐魚之文蓋壽徵也壽胥與試。年高者皆願爲公用。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十曰艾言其髮如艾也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賦也。此皆美魯公之武功祝魯公以福壽之詞。

麻枲也、皮績爲布、子可食有實者又名苴。

詩齊風南山蓺樹也、麻如之何。衡從縱也、其畝。

又陳風東門之枌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陳民棄正業而樂歌舞也。

又東門之池東門之池、可以漚漬也、麻。治麻必先以水漬之。

禮記月令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又內則女子十年十歲、不出恒處門內、姆女師教婉言語和婉、娩容貌婉順、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繒帛之屬、組

紃音訓　齎音咨　紽音佗

織紝。條也。紃屬。學女事以共衣服。

【書禹貢】荊河惟豫州。今河南。厥貢漆枲。麻也。絺細葛。紵細布。

【周禮天官】典枲。掌布緦細布。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按其功而給以工資。

【荀子】蓬蓬草。生麻中。不扶自直。麻性本直。

縷 麻成線謂之縷。

【宋史食貨志】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

絲 說文云。絲。蠶所吐也。一蠶為忽。十忽為絲。蠶眠成繭。三繰成絲。

【書禹貢】兗州。今山東。厥貢漆絲。兗地宜漆宜桑故貢。青州。今山東。厥篚檿絲。山桑之絲。可以作琴瑟之絃。

【詩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illegible]

緎音域　總音宗　紕音比

以絲飾裘。羔羊之革。素絲五緎。裘之縫界。羔羊之縫。素絲五總。亦以絲飾裘也。〔又〕邶風綠衣綠衣絲兮。女所治兮。〔又〕鄘風干旄素絲紕之。以素絲織組於干旄之上〔又〕衛風氓氓之蚩蚩。無知貌。抱布貿。貿買也。絲。〔又〕曹風鳲鳩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又〕豳風七月八月載績。績絲載元載黃。我朱孔陽。朱色尤鮮明者。爲公子裳。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分布於衆婦繅絲者。稱絲效功。以絲多寡爲功之上下。以其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又〕祭義世婦卒蠶。遂獻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繅。繅理也。三盆手。以手繅絲三盆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又〕禮運昔者先王。未有麻絲

楬音揭 㡛音荒 湅音練 涚音兌

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周禮天官〕典絲。掌絲入（謂嬪婦所貢者）而辨其物。以其賈楬（楬示也）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織縑帛宜溫煖。織文繡宜清涼。）頒絲於內外工。（外工。外嬪婦及女御之屬。）以其物授之。（如織縑帛則授以素絲。織文繡則授以采絲。）

〔又〕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練其素而暴之。）夏纁（纁絳色。）元秋染夏（夏翟也。夏翟五色成於自然。染者染色象之也。）冬獻功。

〔又考工記〕㡛氏（治絲帛而熟之之官。）湅絲以涚之水。（涚溫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懸也）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絮（綿也。繅餘爲絮。不繅爲綿。）

書〔禹貢〕淮海惟揚州。（今江南江西湖廣閩廣東福建諸地。）島夷（東南夷。）卉服

草服卽木。厥篚織貝。此載以入貢者。貝卽今吉貝木棉之屬。貝棉之精好者。其文斑斕如貝。故名。荆河惟豫州。今河南。厥篚纖纊。細棉也。豫州貢此。

春秋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蕭。蕭江南蕭縣。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撫慰之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棉也。言士悅而忘寒。

墨者夷之。夷姓之名。治墨翟之道者。韓非子云。孔墨之後。有相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墨分爲三。夷之不知何屬也。

墨之治喪也。墨子詳見後墨翟條。

莊子。墨子氾同泛愛兼利而非鬬。不以善鬬爲事。其道不怒。期氾愛故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博取乎道。不爲立異之名。不與古人同。其道不同古人。毁古之禮樂。古之喪禮貴賤有等。今墨子獨生

不歌死不服。不持喪服。桐棺以桐木為棺。三寸而無槨皆取其儉也。以為法式。此所謂以薄為其道也。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言其道不可行也。

〔又〕墨子稱道自稱其道。曰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節指禹乘四載。隨山刊木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使人寒。衹衣裘煖止衣褐以跂木屩也。蹻草屩也。為服事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日夜自為裘褐之衣。跂蹻之屩。不以勞天下而逸一人也。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此所謂墨子愛無差等。無貴賤之分也。

徐辟姓徐。名辟。孟子弟子。

狐狸狐性多疑。善聽。形似黃狗。妖獸也。狸。本狐類。性狡猾。斑似虎。記曰。執狸首之斑然。

也。詩見論語黃衣狐裘條。

蠅 爛灰生蠅。一名景跡。

詩小雅青蠅 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止于樊。藩籬也。營營青蠅止于棘。營營青蠅止于榛。詩人以青蠅比讒言也。又齊風雞鳴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賢妃心存警畏。不流逸欲。故聞蠅聲誤以爲雞鳴。而勸其君之早朝也。焦贛易林 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蚋 即蚊也。

詩齊風雞鳴 蟲 即蚊也。飛薨薨。飛聲。列子 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揚眉望

之弗見其形。師曠俛首聽之。弗聞其聲。

說文蛟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蚊成雷謂其成市之時也。

四書考輯要卷十六終

吳門穆大展局刻

四書考輯要卷十七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孟子

滕文公下

陳代 姓陳名代孟子弟子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春秋左傳 昭二十年 十二月齊侯田於沛 澤名未詳其處當在今山東青州府地 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 招大夫以此弓以招士 即旌也孤卿建旃故以招大夫招大夫以此弓以招士 二志四 示有

趯盲章

方之意。故田獵招士以弓。皮冠所服。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君招當往。道之常也。不如守官。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是也之。

趙簡子嬴姓。趙夙之後。世系詳見論語。晉大夫。名鞅。一名志父。景叔之子。謚曰簡。

史記趙世家晉頃公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簡子家臣。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言血脉安和無病。而何怪在言無有怪也。昔秦繆公嘗如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愈也。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犬黑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趙姓也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未詳其處蓋趙地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按趙簡子病中遊於鈞天所見所言皆屬荒誕扁鵲卽善醫何以遽知其如此未必可信但其說向見於史記今姑存之以備考

異日姑布子卿趙之善相人者見趙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召子毋卹卽趙襄子至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

於常山上。魏地即太行山。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趙地。今山西代州。代可取也。蓋簡子埋符於山上。山爲魏地。登此山。臨趙地之代邑。則趙可取。欲使諸子知此意。以嚴守備而防外患。非必有符也。惟毋恤能知之。故知其賢。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乃以毋恤爲太子。明年春。趙稷涉賓邯鄲邑人。以邯鄲趙氏邑。今屬直隸邯鄲縣。反。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趙氏邑。今屬山西太原府。晉人圍之。十一月。荀櫟知文子。韓不佞韓簡子。魏哆魏簡子。奉命奉晉侯命。以伐范中行氏。二子奔朝歌。魏地。今屬河南衛輝府。韓魏以趙氏爲請。以其罪輕於范中行。十二月。趙鞅入絳。晉國都。今山西絳縣。盟於公宮。晉定

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於朝歌。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所食私邑）侔於諸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爲襄子。

【國語】（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治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搜括賦斂。詳細不遺。如蠶之繅絲。）抑爲保障乎。（爲民之屏蔽。）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使民力寬而稅少。）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言足爲保障也。）

【又】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前范中行氏圍趙氏所築之軍壘。）吾將往焉。尹鐸往而增之。（增高以爲備。）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

而後入。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郵王良也】進曰。昔先主文子【趙武】少釁【讎也】於難【因讎而受難】從姬氏【文子母景公姊也】於公宮。【趙氏亡。姬氏歸育於公宮。】基【始也】於其身【始修德於身。】以克復其所。【能復先業。】及景子【趙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留此壘培】可以爲師保。【見而知懼】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安也】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郵無正之字】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

犨音讎

往也。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所得賞也。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其怨若故。

又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晉大夫。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專晉國之政。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本宗廟之犧牲。今將耕於畎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又名郵無恤。又名郵無正。字子期。亦稱子良。以善御名。

嬖奚趙簡子嬖臣。名奚。

詩云不失其馳。

〔詩〕小雅車攻篇。周室中興。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人美之。其六章曰。四黃四馬皆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偏倚也。不失其馳。馳驅之法。舍矢如破。言矢之發。無不中者。巧而力也。賦也。詩美宣王田獵之盛。王良引詩。則自詡其御車之善也。

景春戰國時人。氏族無考。

公孫衍姓公孫。名衍。魏人。因官犀首。故又號犀首。犀首者。將軍之稱。

〔史記〕公孫衍列傳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今陝西華陰縣地。當時屬魏。也。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以張儀之相爲不利於已。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韓邑今河

杅音烏

南陽（南陽府地。）已東矣（南陽已爲魏所伐。）子何不少委焉（棄南陽以獻魏。）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止也。）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棄南陽使犀首得成其功）果相魏張儀去（去魏。）義渠君（今甘肅慶陽府地。西戎國。）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道遠不能自至也。）請謁事情（欲以秦之緩急告之。）曰中國（謂山東諸侯。）無事（不攻秦時。）秦得燒掇（馬箠。）焚杅（糞箕。）君之國（謂焚燒而侵掠）有事（如諸侯共伐秦。）秦將輕使重幣（帛）事君之國（秦必乞援於義渠。且恐義渠之攻其後。衍言此。欲義渠之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

曰善乃以文繡千純（每一段為一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秦地今屬河南滑縣）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國策魏策〕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軫曰公惡事乎（何所事）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移天下之事令公為之蓋說其主天下之從約也）犀首曰奈何軫曰魏王使李從（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將為從約也）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軫與張儀不善故亦欲藉犀首得志以害儀）公謂魏王曰（此軫教衍言）臣與燕趙故矣（舊有約也）數令人召臣請謁而往（請往謁燕趙之主也蓋李從將主從約軫勸犀首謁燕趙以疑之而令犀首主從約之長也）

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諸侯客聞之皆使客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齊聞魏使李從犀首分使諸侯。結好主從約。齊亦急欲附從約。故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齊因先結犀首而屬從約之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燕趙聞齊與魏結從約。亦因犀首而屬從約之事。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楚王言齊燕趙三國。皆因犀首結從約。則犀首亦必欲寡人之附其從約也。寡人欲之。李從犀首。雖皆欲結從約。而與犀首者衆。故寡人亦欲因犀首為從約。而不因李從。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此見犀首以詭計主天下之從約。固非大丈夫所為也。

又 公孫衍為魏將。與

其相田需不善。季子不知何處人。為衍謂梁惠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言牛馬共駕一車也。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言既使衍將。又聽田需之計。是信任不專也。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張儀 魏氏餘子。以縱橫術干諸侯。蘇秦主六國縱約以攻秦。張儀相秦主橫約以攻六國。

史記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失其名。鬼谷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地。先生隱居於此。因以為號。所著有捭闔十三篇。晚乃益七術。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失其璧也。門下意張儀曰。儀

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醳同。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同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欲使儀來就見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不通其刺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因而數讓責也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與蘇秦爲故友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

知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奉以車馬金錢。張儀遂以得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言當蘇君在時儀何敢言也。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

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

我顧且盜而城。將攻伐其城也。苴即巴也。今四川保寧府地。蜀今四川成都府地。

相攻擊。俱來告急於秦。秦惠王猶豫未能決。欲伐蜀恐道險而韓侵其後。欲伐韓。後伐蜀。恐不利。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親魏善楚。攻新城宜陽。韓地。俱屬今河南河南府。以臨二周之郊。

九鼎寶器必出。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

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地。今河南開封府。周室天下之朝市

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

不然。今王地小民貧。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名實音全。惠王曰善。儀相秦四歲。爲秦將。取陜。今河南陜州。築上郡塞。今河南新安縣新關諸地。其後二年。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魏。復陰厚張儀益甚。伐魏。使魏懼其兵威。陰厚張儀使說魏從秦也。魏襄王卒。張儀復說哀王。襄王子。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而張儀復說魏王曰。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固徵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魏地今屬河南臨漳縣)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魏地今屬山西平陽府)則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哀王於是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最親於是張儀往相楚儀說楚王(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

臣請獻商於（秦地。今屬陝西商州。）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楚王大說而許之。以相印受張儀。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同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與楚已不通矣。故借宋之符乃能入齊境也。）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告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不肯獻商於六百里。而以六里誑楚王也。）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秦齊共攻楚。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楚地。今湖北施南府。湖南長沙諸府。）欲以武關外（秦地。今屬陝西商州）

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欲報張儀以甘心也）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楚嬖臣）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臣而為秦得黔中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不欲其出而至楚）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指武關地）賂楚以美女聘楚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

其主用。今地未入秦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懷王後悔，懷王感鄭袖言，悔前此不應遲怒而囚張儀也。赦張儀。張儀既出，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雖無出甲，席捲常山魏地，即大行山也。之險，必折天下之脊。魏地居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伐楚則北地絕。北地為秦兵所斷，則楚不敢出敵。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於是楚王已

藿音霍　賁音奔　跿音徒　跔音拘

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跳躍。科頭不著兜鍪。貫頤兩手奉頤。奮戟者。不可勝計。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安君。使張儀東說齊湣

王曰。天下彊國。莫過齊者。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秦地。今屬河南澠池縣。）割河間（趙地。今屬河南彰德府。）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悉率趙兵。）渡清河（趙地。今屬直隸清河縣。）指慱關（秦地。今屬直隸定州。驅兵於此以臨齊。）臨淄（齊地。今山東臨淄縣。）卽墨（亦齊地。今山東卽墨縣。）非王之有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賓（擯禦。）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今河南靈寶縣地。）十五年。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

軍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驅趙而攻燕則易水（燕地今屬直隸易州）長城（指邊城亦燕地）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言趙已歸秦不敢獨伐燕惟秦能率之以伐燕以見燕之必應事秦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

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孰同熟）燕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皆燕地今屬直隸定州諸地）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不說張儀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言儀多無信）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同隙）武王（與秦武王有隙也）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東方有變則不暇攻秦）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送張儀至梁）齊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

齊（信楚使至齊也）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言中張儀之計則秦必信任之是託儀於秦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外敵既多不而自臨以敵）而信儀於秦王也（使儀之言見信於秦王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黃）氏曰抄戰國遊談士其最著者曰秦曰儀曰軫曰衍儀資秦以得相於秦衍用軫之言而三國皆委以相事於是天下咸知有公孫衍張儀儀散六國之從以為衡挾强秦以令天下而衍則或從或衡於其間與

儀不善衍惟或從或衡故其怒莫測衍一怒而秦攻魏矣衍一怒而義渠襲秦矣諸侯誰不惴懼迨夫從之衡之惟其意而衍安居矣衍安居而天下熄矣儀惟散從爲衡而挾强秦以令天下故其怒莫當儀一怒而秦攻魏矣儀一怒而秦齊共攻楚矣諸侯誰不惴懼迨夫衡之議成而儀安居矣儀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衍惟與儀不善故儀之所在則衍怒衍之所在則儀怒其怒又相尋而無已儀一怒衍而魏攻南陽矣秦攻三川矣衍一怒儀而魏攻韓矣圍秦矣諸侯又誰不惴懼迨夫各肆其謀各洩其憤而衍安居

矣儀安居矣儀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故景春稱之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丈夫之冠。此言冠禮也。冠制詳論語冕條。

禮記冠義古者冠禮筮日求天之吉筮賓擇人之賢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代之義也醮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者地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爲成人敬也冠於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

而已。已冠則敬其名。故字之。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此禮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正體。故禮之異庶子也。元冠。齋冠。元端。天子諸侯燕居之服。諸侯卿大夫齋服。奠摯於君。摯用雉。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年德俱高者。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

擅[illegible]專。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又

（内則）二十而冠。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習知吉凶軍賓嘉五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禹樂。文武兼備者。惇篤也。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恐所學未精。故不以教人。且專務蘊蓄也。

女子之嫁

禮記（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問名。問女生之名氏。納吉。得吉卜而納之。納徵。納幣以為昏姻之證。請期。請昏期也。皆主人筵几於廟。先設几筵於廟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凡昏禮禮文皆行於廟中。故曰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

壻音歸　酳音引　笲音煩

禮也。父親醮子。以酒命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承父命往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受綏。御輪三周。壻執御。俟車輪三周。然後令御者代之。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夫婦不異牲也。合巹而酳。夫婦不異爵也。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夙興。此言昏禮之次日婦沐浴以俟見。質明。正明之時。贊。相禮之人。見婦於舅姑。婦執笲。盛物竹器。似筥。或以葦爲之。棗栗腶修。脯也。加薑桂治之。故曰腶修。以見贊醴婦。婦席設戶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祭脯醢。祭醴。婦升席右。祭脯醢。又祭醴三。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

笄音繼　帨音兌

豚饋。饋舅姑以特豚。明婦順也。厥明。昏禮之又明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阼者主人之階。婦將爲主婦以代姑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凡藏積皆婦人專主之。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又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今之簪也。二十而嫁。有故。謂父母喪。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儀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摯音執

鶩音木

庶母及門內施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布。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衿鞶。

〔易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婦人謂嫁曰歸。歸妹。女之終。婦之始。

周霄魏人。蓋亦當時說客也。

質贄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幅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為諸臣之次第。孤執皮帛。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大夫執鴈。取其知時而行。士執雉。取其守介而不失節。庶人執鶩。即鴨也。取其不飛遷。工商執雞。取其守時而動。

〔禮記曲禮〕凡摯。天子鬯。鬯酒也。言其芬香暢於上下。此見於神所用也。

諸侯圭。即桓信躬蒲穀。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讀作鶩。童子委摯而退。不敢與成人爲禮。野外軍中無摯。以纓馬繁纓。拾決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耕助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郊後吉日。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也。之於參參乘之人。保介衣甲之士。之御間。御者之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躬耕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用。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執耒而進。各以貴賤爲差等。推畢。則令庶人終畝。反。執爵於大寢。路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行燕禮也。〔又祭義〕昔者天子

為藉千畝冕而朱紘（冠帶朱色）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冠帶青色）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祖）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皆取藉田之穀為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府史胥徒）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又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夫人以下）而生穜（先種後熟）稑（後種先熟）之種而獻之於王（所以佐王耕事）〔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龢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其職最重）古者

[illegible]音脉　癉音憤

太史順時覛視也。土。陽癉厚也。憤盈陽氣滿盛。土氣震發。土氣上升農祥房星晨正。謂立春之日房星晨中於午位此農事之候也。日月底於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土氣融化此正可以耕犁之時先時先立春之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渝變也。脈其滿眚。穀乃不殖。言土氣發而不令變動播殖則有發而殺不生。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春官以命我司事。司農事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敬慎祓除監農不易。覛農家物土之宜而不移易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為壇於藉田之地。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田器先時耕時五日。瞽告有協和也。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治也

墢音撥

事各卽其齊百官皆齋戒也三日王乃淳沃也濯洗也謂王沐浴饗醴先飫醴酒及期鬱人薦鬯鬱金香草以鬯和酒也犧人薦醴王祼灌也鬯饗醴飲鬯酒以自香潔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察其禮也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一耜耕也班次也三之公卿大夫以班次各加三推庶人終於千畝三推之後庶人耕畢其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公卿大夫皆嘗太牢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樂官以省風土奏樂以省是年之風土豐稔也廩於藉東南設神倉於藉田側鍾聚也而藏之而時布賦也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綜理農事協

同也。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衆也。曰徇。行也。巡察其功也。農師一之。先往也。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鉏屬。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粢盛

禮記曲禮。黍曰薌合。黍熟則粘聚不散。粱曰薌萁。其莖亦香。稷曰明粢。明則足以交神。稻曰嘉蔬。立苗欲疏則茂盛。春秋左傳桓六年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貸音忒

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迎春氣躬桑。親自采桑禁婦女毋觀。不得爲容觀之飾省婦使減省女功以勸蠶事。蠶事既登。成也分繭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謂外命婦養蠶。亦用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則稅其繭十之一。受桑多者則稅繭多。受桑少者亦少貴賤長幼如一。皆用稅以給郊廟之服。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舊法故事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正也良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又祭義古者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便於浴種]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置棘於牆]而外閉之[户扇在外]。及大昕之朝[明朝季春朝日]。君皮冠。素積[素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采桑]於公桑。風戾[至也]以食之[蠶食桑葉宜於乾燥]。歲既單[盡也]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王后之服]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置繭盆中以手三次淹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桒邑也]。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事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又[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

純音緇　紞音端

於北郊。以共純服。元色祭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非無代耕之人。王后夫人。非莫蠶也。非無代織之人。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此祭之道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佐后而受獻功。絲枲之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王后親織元紞。冠之垂前後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冠纓。綖。冠上之覆。卿之內子。適妻之稱。為大帶。緇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春分而賦事。農桑之事。烝。冬祭

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罪也古之制也。

衣服

周禮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衣服各有所用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羔裘而冕。衮冕十二旒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九旒祀四望山川則毳冕七旒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五旒。祭羣小祀。則元冕。三旒。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

繰音繅

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禮記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赤色）裳。天子之冕。朱綠繰（繰以朱綠之絲爲繩。）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禮記王制〕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卽薦。）適時物。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薦物必有所附也。）〔又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牲殺

周禮春官小宗伯 毛六牲。擇別其毛。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 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 禮記月令 仲秋之月。乃命宰 主牲。祝 祝告神 循行犧牲。視全具。 毛不雜。體不損。 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 比陰陽之類 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 中法度。 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又 郊特牲 血祭盛氣也。 尚氣可以達神明。 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肺肝心皆氣之所舍 祭黍稷加肺。 謂尸綏祭時所用。 祭齊 尸正祭時陳列五齊 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 腸間脂。 燔燎 以火燔燎於爐 升首 薦以牲首。 報陽也。 此皆祭時所用 詩 小雅楚茨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 解其皮 或亨。 熟之也。 或肆 陳也 或將。 奉進。 祝祭于祊。 廟門內也。使祝求神所在

羝音氐　軷音拔　瘯音族　蠡音裸　彝音夷

祀事孔明　【又信南山】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以告潔也。取其血膋。脂也。使臭達於神。）【又大雅生民】取蕭（草也。）祭脂（以蕭合脂焫之以祭。）取羝（羊也。）以軷（行道之神。）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興來歲而繼往年。）

【春秋左傳昭六年】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民養之盡力。）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皮毛無癬疥。）謂其備腯咸有也。（無有闕畧。）

器皿

周禮春官宗伯【小】辨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之名物以待果（讀為祼。）將。辨六尊（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

客。尊彝所用不同。故辨之【又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晨餐之籩。饋食牛膳之籩。加籩之實。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籩羞籩之實。主人酬尸。又獻籩實。【又】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禮記曲禮凡家造。祭器爲先。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無田不祭。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服不可假。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不竊君之祿以辱其先。大夫寓寄也。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又禮器】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容一升。賤者獻以散。亦爵也。容五升。郊特牲。謂洗散以獻尸是也。尊者舉觶。容三升。卑者舉角。容四升。亦觶也。【又】廟堂之上。罍尊畫以山雲。在阼。犧尊畫鳳

羽而飾以象骨。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又〕明堂位

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以玉飾瓚。大圭。以圭飾瓚、之柄。薦用玉豆。以玉飾豆。雕篹。雕飾其柄。爵用玉琖。以玉飾琖。仍雕。因爵形而雕飾之。加以夫人亞獻所加。璧散璧角。皆以璧飾其口。俎用梡四足。嶡四尺而加橫木。

媒妁男曰媒。女曰妁。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得耦爲合。主合爲半。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子買人所鬻之媵妾。者皆書之。書之以息爭端。中春之月。合會男女。順天時以成昏禮。

〔禮記坊記〕子云。

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章民之別，宜有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自獻其身。謂女自進身於男。

彭更 孟子弟子。蓋彭籛之後也。

梓匠輪輿

周禮考工記梓人 有三。爲筍虡，懸鐘磬之架。橫曰筍，直曰虡。爲飲器，爲侯。即正鵠也。匠人 有三。建國，懸水衡以度地。營國，周巡而治城郭。爲溝洫。輪人 有二。爲輪，載於地者。爲蓋，車上覆者。輿人爲車。〔又〕有虞氏尚陶。上古之時，以瓦器爲上。夏后氏尚匠，盡力溝洫。殷人尚梓，造禮樂之器。周人尚輿。以輿別貴賤之等，故有五輅之名。

墍覓

瓦

古史考昆吾作瓦　禮記儒行毀方而瓦合。陶者爲瓦必圓而割分之則瓦。合之則圓。而不失其瓦之則。

墍

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左傳襄三十一年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　韓文圬者傳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鏝。所以塗牆。

葛伯仇餉商書仲虺之誥。見梁惠王下湯一征條。

湯始征自葛載商書仲虺之誥。見梁惠王下湯一征條。

有攸不爲臣東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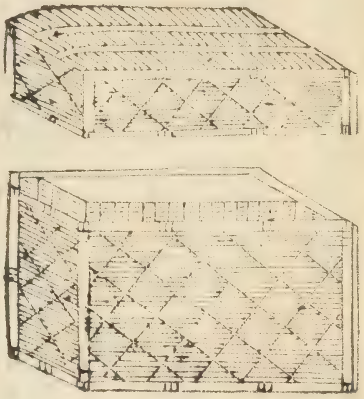
【書】武成篇。武王克殷受命。柴望山川。告天下以武成。王若曰。恭天成命。黜商之命。孟子無此四字。肆予東征。孟子作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此四字孟子無。篚厥元黃。昭。孟子作紹。我周王。天休震動。孟子作見休。解亦異。用附我大邑周。孟子作惟臣附於大邑周。書蓋武王自述之詞。言予敬承天黜商之成命。是以東征以安士女。而士女喜周之來。咸載元黃幣帛以迎。明我周王之德。是蓋天休所感動。故感歸附我大邑周也。孟子所引書文與此稍異。解釋亦微別。

篚厥元黃

【聶崇義三禮圖】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如今小車笭。籠也。

按少牢禮云。勺爵觚觶實於篚。又燕禮云。君臣異篚。又有玉幣之篚。有盛食之篚。書禹貢所謂厥篚織文。厥篚檿絲。厥篚元纖縞。厥篚元纁璣組之類是也

篚圖



太誓曰我武惟揚

書 泰誓中篇。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辭。中篇蓋既渡河作也。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孟子作則取于殘。我伐孟子作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書言武王弔民伐罪。與湯同有休光。益見湯武公天下之心。孟子引書以爲取殘之證。

戴不勝宋戴公之後以謚爲氏。名不勝。宋大夫。

舊說宋王偃淫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

莊嶽今山東青州府地。或曰。齊城街里名。

薛居州姓薛。名居州。宋賢人也。

段干木魏賢人也。

呂氏春秋。段干木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今山西汾州府地。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

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言段干木未肯以己屈於人君。故云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致祿百萬。段干木不肯受。國人相與頌文侯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言君好近正人而段干木愈見可敬。君好忠言。而段干木愈足隆重。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又

檜音會

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文責吾禮。無乃難乎。

戴盈之 宋大夫。恐亦宋戴公之後也。

蛇 陰類。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善嚙人。

巢 營窟

禮記 禮運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 營累其土以爲穴。 夏則居橧巢 橧聚薪柴以爲巢 後聖有作。以爲臺榭宮室牖戶。

詩 大雅緜 陶復 重窰 陶穴。土室。

易 繫辭下傳 上古穴居 冬則

穴居而野處夏則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取壯固之意。

書曰洚水儆予

【書】大禹謨。帝舜命禹攝帝位。而述其平水土之功也。曰。洚水洪水。儆予。孟子引此以為洪水之誠。成允奏言而信踐其言。成功。試功而有其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禹有德而予以為盛大嘉乃丕績。美其功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言不必固辭也。

奄東方之國。在淮夷之北。今山東曲阜縣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迨歸政成王。淮夷與奄

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作多方以誥商人。

飛廉顓頊之苗裔也。字處父。

史記秦本紀大費即伯益。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元孫曰孟戲仲衍。仲衍元孫曰仲潏。在西戎。保西垂。西方也。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殺惡來。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其後生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繆王。繆王以趙城今山西趙城縣。封造父。由此爲趙氏。惡來革即惡來也。有子曰女防。其後生非子。好馬及畜。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二水名。在陝西寶雞縣隴州兩邑地。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今甘

州。

肅秦使復續嬴氏祀。

犀　犀形似水牛。猪頭大腹。庳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橢。橢狹長也。亦有一角者。皮可為甲最堅。周禮謂犀甲七屬。壽百年。

象　瑤光之精。散而為象。南越之大獸也。猪目四足。長鼻牙。運動以鼻為用。飲食悉以鼻吸而捲之。

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　象有齒以焚殺也。其身。賄也。　史記宋世家　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

帝王世紀　舜葬蒼梧今湖南寧遠縣地　下有羣象。常為之耕

禹葬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地。祠下有羣象耕田。

書曰丕顯哉

書君牙篇周穆王以君牙為大司徒乃作誥命之曰。嗚呼。丕大也顯哉、文王謨、

丕承繼也哉武王烈、功也。啟佑孟子作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

孟子作無缺書述文武謨烈以勉君牙之輔助對揚也。孟子引書以為世道一治之證。爾惟敬

明乃訓用奉若順也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

前人。指君牙祖父。

孔子懼作春秋見中庸仲尼條。

楊朱姓楊名朱。老子弟子。

楊子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

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汝為之乎。楊子弗應。〔又〕楊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多。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門人怪之。以告心都子。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為無得喪。道惟歸於一。乃無得無喪。言學之不可紛也。

墨翟姓墨。名翟。宋人。墨子貴儉兼愛。尙賢明鬼。所著有墨子十六卷。凡六十一篇。

呂氏春秋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愼也。鄒陽書邑號朝歌。墨子不入。惡其地名之不正也。說苑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所務也。古者無文者得之矣。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乎奢也。長無用。好末淫。好末務以尙侈淫。非聖人之所急也

按楊氏爲我之學近道家。墨子兼愛之學近釋教。其始亦竊儒術之端緒。以自誇心得。而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究似是而非。流於一偏。肆其簧鼓。大悖乎道而後已。孟子之時。楊墨方盛。猶可辭而闢之。所以爲道統儒術立之防閑。使天下後世皆知其說之偏而不可從。故其功不在禹下也。後世釋道之教。則與儒者並列爲三。而學儒之偏者。且巧文其說。逃而之釋道焉。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已深。其爲道統學術之患不淺。學者可不辨哉。

申韓註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詩云戎狄是膺 魯頌閟宮篇。見前許行章。

匡章 齊人。爲齊將軍。

國策齊策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 軍門曰和。兩軍相對曰交和。 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 變旌旗。徽章之幟也。 以雜秦軍。候者 偵者。 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

威王不應。而此（猶言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其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爲棚蓄馬之所。）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以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言未有改葬其母之教。）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有爲臣欺生君哉。

又（燕策）燕國

大亂燕王噲讓位於子之百姓恫怨齊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都齊國也之兵以因北地之衆齊近燕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

高士傳楚王聞陳仲子之賢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即食前方丈也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蠀音資　蟦音肥　駃音史

史遺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謂使者曰於陵（見後）仲子尚存乎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事其親中不索交於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也

於陵　齊地今屬山東長山縣

螬又作蟦螬其蠹物之聲如之爾雅作蟦蠐蟦犬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駃於腳

蚓又名土龍

易（繫辭下傳）尺蠖（蚓也）之屈（每行必屈其體）以求伸也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蚯蚓出仲冬之月蚯蚓結（入穴而處）

爾雅蚓土精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善長吟於地下

盜跖　黃帝時大盜也柳下惠之弟爲天下大盜故世以名之

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子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請爲子往說之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敎雖天子將奈之何哉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不可遏）意如飄風（不可測）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夫子必無往孔子不聽往見盜跖盜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今山東泰安府地）膾人肝而餔（食也）之大

怒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擅生是非以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自謂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詐巧虛僞非可以全真也奚足信哉孔子趨走適遇柳下季曰得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幾不免虎口哉。

呂氏春秋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室內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

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不備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史記伯夷列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惡貌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跖壽至九十餘乃死。

纑〔集註〕謂練麻也。見前麻條。

兄戴〔陳仲子兄名戴。爲齊蓋邑大夫。〕

鵞〔長頸善鳴。不食生蟲。野曰鴈。家曰鵞。〕

四書考輯要卷十七終

吳門穆大展局刻

四書考輯要卷十八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孟子

離婁上

離婁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之中能辨五色

莊子黃帝遊赤水之北登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莊子寓言元妙之理不可求之形似之中非離朱實事也而言離朱之明者皆以其能索元珠爲證

公輸子 姓公輸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或以爲魯昭公之子

論衡 公輸班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刻木作鳶令之自飛 淮南子 楚王令公輸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 酉陽雜俎 班嘗怨吳人殺其父乃作一木仙舉手指吳地大旱三年吳人卜曰此班所爲也乃賫物謝之班斷木仙一手吳中大雨

師曠 名曠字子野晉之樂師也

春秋左傳 襄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時衛獻公爲孫文子所逐 不亦甚乎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言其君實

也。有過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樂人。誦箴諫。誦箴言以進諫。大夫規誨。以正言規誨其君。士傳言。

遒人

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力不能徑達也。庶人謗。商旅也。陳於市。陳其貨物以示時之貴尙。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即獻藝也。正月孟春。於是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縱肆於民之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又襄十八年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齊地今屬山東平陰縣。畏其衆也。畏晉師之衆也。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烏得空營棲止自如。故樂。齊師其遁。聞烏烏之聲而先知也。

又晉侯聞有楚師。時楚師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言其音微。多死聲。多肅殺之聲。楚必無功。歌詩聽律可以知[illegible]吉

讟音讀

虒音斯

四　又（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魏邑之榆今河南安陽縣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神物憑依於石）不然。民聽濫也。（所聽不確）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音宮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言善諫也）

禮記（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音入）自外來。聞鐘聲。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亡故人君遇子卯日則不作樂）知悼子（晉卿也）在堂。（殯而未葬）斯其爲子卯

也大矣（君聞卿死不食肉不舉樂今卿悼子殯尚在堂較之子卯更爲廹切）曠也大師也不以詔（詔告也）是以飲之也（罰其不告之非）

〔說苑〕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才本駑下而處高位）不肖臨賢（不肖之人而臨賢者之上）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以其小有才以掩蓋其非）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疲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

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國家哉。

又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燒也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夜行乎。炳燭自勝於暗行。平公曰。善。

又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淸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趨事在於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

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自立貌。）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韓非子。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今山東濮州地。）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昔師延（紂樂師。）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言無此將無以為樂也。）師曠曰。有。援琴而鼓之。

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郎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德薄樂盛則風雨應之)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援樂作而元鶴舞樂作而風雨至似乎荒誕然樂感天地聲通微竅理或有之未足怪也)呂氏春秋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後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此見師曠之神於音也)

六律（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

書（舜典）帝曰詩言志歌永言（本言而成歌）聲依永（聲有高下之節）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不以高下亂其倫次）〔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黃帝堯舜禹湯武六代樂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邦國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如鳥獸蹌蹌鳳凰來儀之類）

漢書律曆志　黃帝使伶倫（黃帝臣）自大夏之西昆侖（山名）之

陰取竹之嶰谷（俱在今甘肅肅州地）生其竅厚均者（竹生而其竅肉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以爲黃鍾之宮（律之最長者）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比（合也）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言上下皆可相生是爲律之本原）以成之數（黃鍾成之數）一村（度合衆律之也該數爲該）之積（合衆律爲十寸）加法爲一寸（成數內除一寸則爲九十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則生林鍾得六寸有餘）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族（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則生太族得八寸有餘）參分太族（同簇）損一下生南呂（太族長八寸三分損一則生南呂得五寸有餘）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南呂長五寸三分益一則生姑洗得七寸有餘）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姑洗長七寸三

分損一。則生應鍾。得四寸有餘。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應鍾長四寸。三分益一。則生蕤賓。得六寸有餘。參分蕤賓益一。上生大呂。蕤賓長六寸。三分益一。則生大呂。得八寸有餘。參分大呂損一。下生夷則。大呂長八寸。三分損一。則生夷則。得五寸有餘。參分夷則益一。上生夾鍾。夷則長五寸。三分益一。則生夾鍾。得七寸有餘。參分夾鍾損一。下生亡射。夾鍾長七寸。三分損一。則生亡射。得四寸有餘。參分亡射益一。上生仲呂。亡射長四寸。三分益一。則生仲呂。得六寸有餘。

〔國語〕周語　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　鐘本。所以均鐘。以度大小清濁也。　出度　即鐘之度　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法。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六律。成於十

二（十二律上下相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由是第之（次第）二曰太簇（正聲為商）所以金奏贊陽出治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合也）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萬物既成可以歌九功之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即六呂間在六律之中）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居首故謂之元）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四時隙氣）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

怗音沾　懘音滯

也。榮而不實曰秀。陽得也。陰助萬物於是成實。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萬物至冬而陰盡陽復也。禮記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迭相爲主。自黃鐘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也。

五音

禮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敝敗不和諧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

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則加十六。得七十四也。角聲之數三。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最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有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

漢書律歷志　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同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宣唱於始發施生廣布其生氣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同藏宇覆之也。

梁武帝終日一食。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

涕泣。註

通鑑綱目梁武帝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朝野喧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梁王竟不從。〔又〕天監中。梁武帝年號。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年老又持佛戒。勿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此有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之一證也。

詩云不愆不忘

〔註〕大雅假樂之篇。祭之明日。人君作歌以燕公尸。公尸亦作歌以祝頌其君。其次章曰。干祿百

穪子孫千億。言子孫之多。穆穆皇皇。言君宜王之賢。言子孫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賦也。詩特以此為祝頌之辭。孟子引詩。意在遵率舊章。

規矩準繩

禮記經解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又玉藻周旋中規。圓也。折旋中矩。方也。書說命木從繩則正。漢書律歷志權與物鈞。所稱適停。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圜同。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

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百工守此以爲法也

詩曰天之方蹶

詩大雅板之篇凡伯刺厲王而作其次章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欣喜之貌天之方蹶蹶顛覆無然泄泄泄泄猶緩之意詩蓋言艱難顛覆之時當憂懼儆惕以同天心孟子引詩正以起下責人臣之意也辭之輯和也矣民之洽矣辭之懌悅也矣民之莫定也矣輯也言致謹於辭民便和洽可以轉亂爲治也

幽厲昧昧不明曰幽暴虐其民曰厲此惡諡也孟子亦祇就惡諡而言舊引幽王厲王以實之。今仍其舊　幽王名宮湦宣王之子厲王名胡夷王之子宣王之父

史記周本紀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漦音釐

檿音禰

庭而言曰余褒（今陝西褒城縣）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龍所吐沫）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載漦於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讙呼）之以（以污穢臨以止妖氣）漦化為元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毀齒）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以檿桑為弓）箕服（以箕木為矢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

聞其夜啼。哀而收之。犬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徃也。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即平王。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設法欲其一笑。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謂太子宜臼。申侯申國之君。爲申后之父。申今河南信陽州地。怒。與繒姒姓國。今山東嶧縣地。

西夷犬戎（今甘肅鞏昌諸府地）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又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好謀利也）近榮夷公。（周卿士。以其善營制。）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不聽。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人。）使監（察也。）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不敢言。）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塞也。）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終不能

壅也。王不聽三年。乃相與畔厲王。厲王出奔於彘。今山西霍州地。

詩云殷鑒不遠

詩大雅蕩之篇。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文王之言以戒之。其卒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木顛仆也。之揭。本根蹶起。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言大木將覆。必本根先絕。而後枝葉隨之。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賦也。夏桀之世。先爲不義以自絕。而後底其亡。此殷所當鑒戒紂之亡也。亦復加此。今周亦應以殷爲鑒戒。孟子引詩。又見人當以幽厲爲戒也。

詩云永言配命大雅文王篇。見公孫丑上仁則榮章。

涕出而女於吳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齊女思其國爲造齊門死葬虞山西今江南常熟縣地按此蓋吳閭破楚後將伐齊故景公畏而女其子闔廬子名終纍早亡。

詩云商之孫子

詩大雅文王之篇周公追述文王之德周家受命之由以戒成王其四章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大也哉天命有商孫子言文王之德其敬如此是以天命大集。觀商孫子之來歸可徵矣。商之孫子其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帝命既集於文王。是以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賦也其五章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美也。敏疾也。祼鬯也。將行也。于京殷士來助祭於周行祼鬯之禮。詩述文王既受命則殷士咸來助祭如此。孟子引詩見文王惟能修德故商雖彊大

而亦服役于周也。厥作祼將。常服黼上裳冔殷冠。言商士來助祭。尚服商之衣冠也。王之藎臣。忠藎之臣。無念爾祖。觀商士之來服如此。故呼藎臣而告之以念爾祖也。言藎臣者。不敢斥言王也。賦也。

詩云誰能執熱

詩　大雅桑柔之篇。芮伯刺厲王而作。其五章曰。為謀為毖。慎也。亂況斯削。言王豈不謀且慎。然不得其道。適以長亂而自削耳。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告爾以憂恤之道。因誨爾以辨別賢否。得賢者以已亂。庶乎有濟。誰能執熱。逝語詞。不以濯。詩意謂賢者之已亂。猶濯之能解其熱。未有執熱而不以濯者。孟子引詩。以證國君欲自強。必先修德行仁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不以濯而解熱。其何以自善乎。惟有相與陷溺於亡而已。賦也。

噣音濁

滄浪之水在今山東嶧縣。亦有濯纓處。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在今湖北均州。非孺子所歌之滄浪也。

太甲曰天作孽商書篇。見公孫丑上仁則榮章。

獺形如小狗。水居食魚。

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又月令孟春之月。

獺祭魚獺取魚於水裔。四方陳之。以祭其先。祭畢。然後食諸魚。謂之祭魚。

爵即雀也。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國策楚策莊辛曰。

黃雀因是以俯噣啄也。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

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

丸將加巳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一爲媒。招其類而羣獲之。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調酸鹹而將食之也。

鸇 鷙鳥。似鷂而小。黃色。又名晨風。詩秦風謂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是也。

艾 一名灸草。可以療疾。久而彌善。

詩云。其何能淑。大雅桑柔篇。已見前詩。本刺周厲王不能自淑。以至溺亡。孟子引詩以爲不志仁而自陷死亡之證。

北海之濱 伯夷爲孤竹君之子。孤竹。今直隸承平府。故曰北海之濱。閻氏若璩謂在昌黎縣地。

太公 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

史記齊世家 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所謂居東海之濱也。其先

彲音螭

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今河南南陽縣地。或封於申。亦在今河南南陽縣地。姓姜氏。子孫或爲庶人。呂尙以漁釣奸即干也。西伯。文王也。因釣而遇西伯其跡似近於干。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螭也。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今陝西渭南縣地。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今河南湯陰縣地。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

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太公號。時爲太師。）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主舟楫官。）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卽孟津。今河南孟縣地。）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伐商紂。紂師敗績。遂追

斬紂。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今山東臨淄縣地。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使不須亂。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今山東臨朐縣地。北至無棣。今山東海豐縣地。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詩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如鷹之飛揚。言其猛也。涼助也。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禮記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太公封齊。留周。為太師。故死。而葬於周。子孫不敢忘本。亦自齊而反葬於周。至五世親盡而後止也。〔韓詩外傳〕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周公。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矣。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即渭陽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夫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尚封於齊望知其異。又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

東海之濱閻氏若璩謂在今山東莒州地

養老

禮記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獻之禮。一燕同姓。一燕異姓。夏后氏以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殷人以食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其禮以飯爲主周人修而兼用之。春夏則用虞夏之禮。秋冬則用殷周之禮。五十養於鄉鄉學六十養於國。國中小學。七十養於學。太學。達於諸侯。諸侯通得行之。五十異粻。糧也。精粗與少者殊也六十宿肉。隔日備肉。恐一時求之不得也七十貳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八十常珍。常食皆珍品。九十飲食不離寢。寢處之所恒置飲食。膳飲從於遊。隨其常遊之處而爲之備。可也。有虞氏養國老。有爵有德之老。於上庠。養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冠名而祭。深衣白布衣而養老。夏后氏收冠名而祭。燕衣黑衣而養老。殷人冔冠名而祭。縞衣素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朝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國中之老不能徧養。故養老禮畢。則引國中之老而徧加恩賜。〔又內則〕凡養老。五帝憲。法也。五帝之養老。則法老者之德行。言所重在躬行。三王有乞言。三王養老則乞老者之嘉言以爲法。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言五帝養老。旣養其氣體。不另乞言。非不言也。蓋以德爲主。有善則記之爲惇史。記老者惇厚之德。三王亦憲。旣養老而后乞言。三王亦法老者之德行。但養老之後。又必乞言也。亦微其禮。所重

在言。則其禮微。皆有惇史。三王亦記老者惇厚之行見三王亦尚德行也。
畧而不誠切。

又祭義食三老五更皆老者之名目年老致仕之人。別命爲三老五更。取象三辰五星之意。三老者謂其齒德俱尊。五更者。謂其更歷事情已多也。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割牲爲俎實。執醬而饋進也。執爵而酳。食畢以酒漱口。

孫臏吳起 註

按史記。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不能及臏。乃召之至。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威王以爲軍師。魏遣龐涓伐韓。齊以孫臏救之。以計殺龐涓於馬陵。詳梁惠王篇內。

又史記。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既遠遊。母

死不歸。曾子薄之。與起絕。魏文侯用爲將。嘗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

蘇秦張儀 註

史記。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俱事鬼谷先生。學從橫之術。游說七國。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張儀相秦主橫。主橫者。皆欲諸侯割地以事秦。主從者。連諸侯以攻秦。張儀詳滕文下卷。

李悝盡地力 註

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

為田六百萬畝，治勤謹則畝益三升。註與之三升不也。當言三斗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商鞅開阡陌　註

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商鞅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更為賦稅法行之。注。路南北曰阡

東西曰陌。

淳于髡

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隱語。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隱語。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阿大夫。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

甌音歐 篝音溝

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一觔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盡也。言仰頭大笑。繫冠之帶。已盡其端矣。）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為田祈豐稔也。）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高地狹小之區。）滿篝。（所收滿籠。）汙邪（下地田也。）滿車。五穀蕃熟。穰穰（多也。）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帣音卷　韝音鈎　䠒音忌　眙音怡

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
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
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收衣
袖）韝（臂捍也。）鞠（曲也。）䠒（與跪同。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
上壽。數起。飲不過五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
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
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即今雙六。）投
壺。相引為曹。（分曹為勝負）握手無罰。目眙（直視。）不禁。前有墮
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與三同。言十有
二三必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

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上皆淳于髡語以諷諫焉此史記文也言淳于髡以威王沉湎故以此諷諫也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國策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柴胡桔梗生於山今求之水澤之區則累世不得一焉及

之睪黍。山名。今山東鄒縣地。梁父山名。今山東泰安府地。之陰。則郄車車重不前。言所得多也。而載耳。夫物各有疇。類也。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又〕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言人臣事君之禮。宜全具無失。得者昌。而失者亡也。騶忌子曰。謹受命。請謹毋離前。無離君也。淳于髡曰。豨膏猪油。棘軸。以棘木爲車輪。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車軸之孔若方。則雖加以膏。終不能運。言事須順時也。騶忌子曰。謹受命。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不能強於疏隙之處。合其附合。言事須順民也。騶

忌子曰謹受命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不可賢否混淆）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輪軸不利）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調也）不能成其五音（言當留心法令）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必受封爵也）

按淳于髡爲戰國滑稽之士磊落不羈巧言捷辨當時之君雖相欽重雖善辨如孟子幾不能勝其說然君子所爲衆人不識髡豈可語聖賢之道哉

椸音倚　枷音架　涗音兌　漱音搜　跋音拔　疐音[illegible]

授受不親

禮記〔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所以置衣服者。不同巾櫛。巾以浣潔櫛以理髮。不親授。嫂叔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諸母不漱裳。亦敬父之道也。〔又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跪也。奠之置之地也。而后取之。

豺狼　豺色黃。足似狗。而身甚瘦細。長尾白頰。狼大如狗。青色。性貪暴。逐諸獸。善顧其後。

禮記〔王制〕豺祭獸。取獸四面陳之。以祭其先。然後田獵。〔又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戮之以食。

詩〔豳風〕狼跋其胡。跋履也。胡老狼頷下。必有懸肉也。載疐其尾。疐跲也。言進退非跋胡則疐尾。皆不自適也。

〔周禮

天官獸人冬獻狼。狼膏聚而溫。冬獻狼，將以聚其膏也。

曾元曾子之子。名元。

說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曾子子。曾元弟。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言雖無能。君子必有以益之。大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顛。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飛鳥魚鼈。皆以貪食而亡其身。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宦業已成。不免志氣易怠。病加於小愈。疾已小愈。或不謹而復病。禍生於懈惰。志懈則多不自備。故易致禍。孝衰於妻子。人自有家室。則事父母之意易衰。察此四者慎終如

始。言人皆當慎終如始。以自修其身也。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 冀州地應在今山西平陽府。

遷於負夏 史記謂就時於負夏即此。衛地。應在今河南衛輝府地。

卒於鳴條 今山西解州安邑縣地。按舜本冀州之人。耕於歷山。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山。在今湖南寧遠縣地。倘書所載。與孟子文迥異。學者闕疑可也。

文王生於岐周 今陝西岐山縣地。詳中庸文王條。

卒於畢郢 今陝西咸陽縣地。地名畢原。殷名畢郢。以郢為楚地者非是。

符節 符者。刻文字而中分之。古人以竹為之。後世始有金銀銅鐵之別。節亦以竹。柄長二尺。有旌。出使於外者。執以為信。

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以玉為之。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角為之。取其銳而觸也。凡邦國之使節。出使於外之節。山國用虎節。山多虎。土國用人節。平地多人。澤國用龍節。澤國多龍。皆金也。以英蕩輔之。節竹也。蕩竹也。以竹為函。加以畫飾而盛其節。門關用符節。用竹節而合之。貨賄用璽節。既為符又加璽於上。如今印章。道路用旌節。析羽為旌。以彰其節。皆有期。立限期。以反節。事畢則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至門關譏察之處。則不使行。

鄭 姬姓。伯爵。周厲王少子友之後。宣王封友於鄭。鄭在王畿內。今陝西華州。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在今河南新鄭縣。介在晉楚。後為韓所滅。

溱洧二水名。源俱出今河南密縣。至新鄭縣合流。溱。又作潧。鄭國風俗。三月上巳。於二水上秉蕑祓禊。見鄭風溱洧之詩。

按子產乘輿濟人。大約是偶出國都。見人之徒涉者。心憫之。故以己所乘輿濟人。非以乘輿日日濟溱洧之側。待人而濟也。當時國人共傳其事。以為美談。故孟子借此立論。謂子產惠則惠矣。而不知立政大體。正所以論政體。非斥子產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國語周語單子曰。雨畢寒露節後。則雨水稀。九月時也。而除修治。道。水涸十月之時而成梁。故夏令夏后氏之令。曰。九月周十一月。除道。十月

〔周十二月。〕成梁。其時儆〔因時儆告其民。〕曰收而〔同爾。指民也。〕場功。〔修倉囷也。〕偫〔具也。〕而畚〔盛土籠。〕梮。〔舁土之器。具之將以築作。〕營室之中。〔建亥之月。營室昏正於午。〕土功其始。〔十月時也。可以起土功。〕

〔周禮夏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

〔詩大雅大明〕造舟爲梁。〔比舟於水。若今之浮橋。〕

舊君有服

〔禮記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起兵作亂之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儀

禮子夏傳曰爲舊君者任焉而已也謂去位也著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徐子氏族無考。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按孟子稽古帝王皆就聖人憂勤惕厲孳孳汲汲之事言。方見君子存之之功。舜由貧賤起爲天子。一生耕稼陶漁。無所不歷。艱難困苦。無所不嘗。雖登庸之後。書稱愼徽美也。五典。五常。五典克從。此爲司徒之官。納于百揆。官名。揆度庶政。猶冢宰也。百揆時敘。無廢事也。賓于四門。以賓禮見四方諸侯。四門穆穆。和輯。納于大麓。大山林之足。烈風雷雨

弗迷通變而不迷也。亦無境之不經矣。是以於庶物一一身體心會無不明識其理閱歷深而事理透徹也。其處父子兄弟之間則極人倫之變焚廩浚井已詳見萬章問答。直至瞽瞍厎豫象封有庳。所謂烝烝乂。不格姦是非察理之精安能處之至當如是耶察理既精則仁至義盡。渾然無間。由仁義行節自然合理之謂聖人身分。原不同常人也。幾希之理。散見者爲庶物。大本大原之地則爲人倫。確指其物實按其理。則爲仁爲義。舜重華協帝濬哲文明故明於庶物。天敘有典。典常之理。本天所敘。勅正我五典

五惇。正五典咸歸惇厚。天秩有禮。禮義之則。天之品節。本自我五禮有庸。使五禮秩有常。品故察于人倫。節度物人倫之中。行之恧然懇摯者。仁也。行之釐然有制者。義也。仁義根于心。故由之而行也。

禹惡旨酒

國策魏策。昔者帝女無考。或云堯舜時女。令儀狄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美之也。遂疏遠也。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好善言禹聞昌言則拜。詳見上論夏后氏條。

湯執中。立賢無方

〔書仲虺之誥〕惟王（謂湯）不邇（近也）聲色。不殖（聚也）貨利。德懋（德之盛者）懋官。（則加官以勉之。）功懋（功之盛者）懋賞。（則加賞以勉之。）用人惟己。（用人之善。如自己出。）改過不吝。（改己之過。無係戀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民皆信服其德。）

〔又〕佑賢輔德。（諸侯之賢而有德者。則佑之輔之。）顯忠遂（達也）良。（忠良者則顯之遂之。）

〔又〕王懋（懋勉）昭（昭明）大德。建中于民。（中道既立。使民則而效之。）以義制事。（義者。事之裁制。所以制事。）以禮制心。（禮者。心之節文。所以制心。）

〔又伊訓〕與人不求備。（言湯之取人不以多能責備于人。但有一長。即錄用之。此與人之寬也。）

〔又〕敷（廣也。）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指太甲。）

〔又太甲〕先王昧爽（天方明時。即視政。不敢酣寢也。）丕顯。（大明其德。）坐以待旦。（急于行事。）旁求俊乂。啓迪（開導也。）後人。

〔又立政〕亦越成湯陟。（升也。）丕

大也。釐定也。上帝之耿明也。命使上帝命討之原。照著于天下。乃用三有宅。居也能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任者。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之公卿。準人。守法之有司。克即宅。所選之人。實能居是職也。曰三有俊稱三者之才。克即俊實能不愧賢名嚴惟丕式法也嚴思而大法之。克用三宅三俊。能盡宅俊之才用。

按湯執中。是過事度量審處。事事要合無過不及之準。守之而不失。非執成見以度事也。詩所謂率履不越聖敬日躋是也。立賢無方。是用惟其人。不拘其類。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正同此意。此聖人一片公心。所以為存之之君子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未見

書無逸文王卑服惡其衣服即專意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徽善也。柔和也寛和而見其可愛。懿亦美也。恭嚴恪而見其可親。懷保小民惠鮮賚予賜給。使有生意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雖一食之頃皆不遑暇。惟恐民之不得其所也。此所謂視民如傷也。

詩大雅思齊雝和也。在宮。肅肅敬也。在廟。不顯亦臨。幽隱之處。常若有臨之者。無射厭也。亦保。雖無厭射。亦常若有所守。此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

按文王之時。殷紂敷毒於上下。民之傷也亟矣。故詩曰。魴魚赬赤色尾。魚勞則尾赤。此正民受傷之證也。又曰。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正文王視之如傷。故常百計保護。如請除炮烙。葬枯骨。皆視民

如傷之據。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與天同德。此卽望道未見之極則也。蓋聖人終日乾乾不自滿假于古而下。猶可想見其心焉。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大戴禮踐阼篇　武王踐阼。（卽天子位。）師尚父（卽太公。）奉丹書而入。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入成從之）欲勝義者凶。王退而爲戒。（戒辭。）書于席之四端。及機。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詳見中庸武王）其盥盤銘有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遊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此卽不泄邇之意也。）其楹銘有曰。

毋謂胡殘其禍將然毋謂胡害其害將大謂其事無所殘害則中心多怠忽其禍害有必至而且大也蓋欲慮終如始謹小慎微卽不忘遠之意也

按聖人於事本無所泄忘但人於邇則易泄於遠則易忘武王守丹書之戒敬恭自勵自不泄而不忘也遠邇兼時與事言以人言如侍御僕從在左右親密者爲邇賢人在下位及親賢之屏藩於外者爲遠以事言如日用起居動作周旋之間爲邇民生休戚閭閻疾苦國家利害邊疆大計或時地不相接或耳目不及到者爲遠武王于易狎泄者不泄則敬心常存于人所易忘忽者不忘則至誠

不息其精神周回蓋無處不到也

周公思兼三王

按周公相成王治天下體國經野建官分職畫井田定封建制禮樂設刑政綱目具張官禮畢備要皆本三王之遺制立萬世之章程思兼三王此見周公心思籌畫無所不至以施四事事不必即同於三王而此中憂勤惕厲則無不同故不合則思得則待旦總期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思之極其誠行之極其果其思而不得也如三王之我鑒也其思而既得也如三王之我授也孟子誠善形周公

之心者矣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集傳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太子奔申。太子母氏之國。今河南信陽州地。申侯怒。與犬戎今甘肅慶陽諸府地攻宗周。弒幽王。詳前幽王條。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而立之。是爲平王。畏犬戎之逼。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縣地。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按成周盛時。王者在上。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時雅歌所在。或爲朝會燕饗之章。或爲公卿大夫

規諫獻納所作。此詩之所由傳也。自厲宣而降世衰道微然王迹猶存。平王東遷而後周之土地日蹙天子不巡狩政教號令不及天下。不能採風納俗。朝廷既無征討制作之權。公卿大夫又無好惡獻納之公。諸侯覲王朝如守府。亦不復貢其風詩則並此王者之迹而熄矣。王迹熄而雅詩遂亡。其時宰咺祭伯。非復如吉甫家父之賢侃侃正論于朝廷之上。即草野之中。間有公論。如揚水免爰諸什。亦自悲天憫人。而氣象蕭然。不能振興頹廢。僅與諸國之風無異。此黍離所以降爲國風。亦時勢

使然非私意之得而貶之也因王迹熄而遂至詩之亡因詩亡而愈歎王迹之熄孔子慨然因魯史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于會盟征伐之中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振人心二百四十年之間大義凜然所以別嫌疑明是非定邪正之界立亂臣賊子之防以正告天下斯人心不淪于禽獸而不知返此春秋一書實爲萬古不易之常經孔子謂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栖皇聖心兢業畏懼所以直接舜禹文武周公之心傳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其書不傳莫詳其義蓋當時國各有史是亦魯春秋之類也乘謂紀載事跡如車之載物也檮杌神異經謂其狀人而虎足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草中又名傲很又名難訓左氏傳謂少皞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蓋以惡獸名凶人也楚以是名其史其爲記惡垂戒也無疑矣

魯之春秋見前

按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盟長諸侯故謂之霸春秋五霸世謂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然霸業惟齊爲盛惟晉最久故齊 桓晉文無愧言霸宋襄狂愚狀 中國而結夷狄霸之反也秦

穆楚莊以夷狄而猾中國霸之變也故孔子於春秋但言其事則齊桓晉文此之謂也。

逢蒙 羿之弟子。或謂爲羿之臣。

吳越春秋羿年二十。學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無不中者。羿從之學。盡得其道。後羿以術傳逢蒙。謀殺羿因羿之歸。取桃棓 桃木。 殺之。

羿 已見論語羿善射條。

子濯孺子 無考

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

軥音衢

人

春秋左傳（襄十四年）尹公佗（即尹公之他。）學射於庾公差（即庾公之斯。）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衛獻公時爲其臣孫文子所逐。二子爲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即庾公之斯。）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言不射將化軍令。）射爲禮乎。（以禮射行之射而不必求中也。）射兩軥（車軛。）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言子因爲師故不射之。我未常從之學。與之不相親也。故曰遠。）乃反之。（佗悔前之不射。乃反而獨射公孫丁。）公孫丁授公（衛侯。）轡而射之。（丁時執御。故授公以轡而射尹公佗也。）貫臂。（貫佗之臂也。按左傳所載。與孟子稍異。亦無子濯孺子侵衛事。闕之可也。）

西子（姓施。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今浙江諸暨縣地。鬻薪浣紗。爲世絕色。）

縠音斛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學習容儀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爲築姑蘇臺在今江南蘇州府。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在今江南蘇州府地。而去。莊子西子嘗病心而顰蹙其眉也。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以顰爲美。亦捧心而顰即東施也。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是其美非人之所能效也。

千歲之日至

書堯典乃命羲和主歷授時之官。欽若昊天。歷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又〕帝曰咨汝羲曁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餘日置閏而後成歲。蓋氣有盈虛也。

〔新唐書歷志〕治歷之本必推上元。即下夜半朔旦冬至。所謂歷元也。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天天行之際遠矣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

按金仁山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

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惟日三百六十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日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每歲必畧有參差不齊故氣與度古今不同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說最為明晰歲差之法起於日躔宿度之不齊而其歸根則在九重天所謂九重天者最上一層之天也日之比於列宿一歲退一周至期必復與原星會但列宿比九重天每歲亦微有所退日雖會於原星而

準以九重天之原點則星實徐徐退去以日躔之所遷驗列宿之退數而歲差出焉即如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後世又不同蓋就日所衝之星觀之而歲差可見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至東晉虞喜始立差法以差法上追往古每一差進一度以差法下推將來每一差退一度然其法以五十年爲準則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差一度又失之不及隋劉焯皇極歷取二家之中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大衍歷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元郭

守敬授時歷以六十七年差一度。諸說紛紛。迄無定論。所以然者。因諸宿度數。歷家增減不同。而又有黃赤道之分。故莫能歸一。今西洋新法。詳筭列宿每行東行五十一秒。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二千一百十七年有奇而差一宮。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年有奇而東旋一周矣。定歲之法。以列宿之退數。加於每歲之中而成一歲。總以太陽之行與九重天原點相合為主。若與列宿天之原宿度。固歲歲稍差也。

公行子 齊大夫。主班行之官。故以行為氏。

右師即王驩。見前。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秦攻齊。齊王使章子將兵應之。勉之曰。如全兵而還。吾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之母啟。得罪臣父。臣父未教更葬而死。今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齊人遂以是稱匡章爲不孝。故孟子特原之。

詳見前匡章條。

曾子居武城武城即南武城。今山東費縣地。與吳地鄰。吳爲越并。故又與越地鄰。

越今浙江紹興府地世系詳前勾踐條。

沈猶行姓沈猶。名行。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一曰太山人。或謂古附庸後。

儲子齊大夫。

國策（燕策）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燕王噲讓位於子之。）而噲老不聽政。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燕王噲子。即燕昭王。）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因亂赴燕伐其國也。）破燕必矣。

四書考輯要卷十八終

吳門穆大展局刻